



陳 堅 山東大學教授

哲 學博士，現任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宗教學教研室主任，宗教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聞是佛學研究》主編。主要從事佛教、宗教學、中西宗教比較和中國哲學方面研究和教學。

迄今出版專著四部：《煩惱即菩提——天台宗「性惡」思想研究》、《無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觀思想研究》、《「心悟轉法華」——智者大師「法華詮釋學」研究》和《無分別的分別——比較宗教學視野下的佛教》，發表論文近二百篇。

—— 星雲大師的「童心」 ——
讀《貧僧有話要說·我的小小動物緣》

今年的「第三屆人間佛教座談會」恰好在基督宗教的耶誕節期間舉行，我忽然想起天主教的一份宣傳材料。這份題為《耶穌是誰？》的宣傳材料是我從濟南洪家樓天主教堂拿的，其開門見山介紹耶穌曰：「耶穌不姓耶，那是一個希伯來文名字。」以如此幽默的開場白來向中國人引薦耶穌，也可算是良苦用心了。當然，耶穌姓不姓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什麼樣的人，那麼耶穌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且看宣傳材料如是說：

「他也有自己的團體和一些特別親密的朋友，他甚至曾經為了自己朋友的死亡而悲傷，為了自己民族即將遭受的悲慘命運而流淚。換句話說，他雖然屬於整個人類，但也有強烈的民族感情。雖然不少人稱他為師父或老師，但他除了本身的條件外，卻是一無所有：他沒有進過大學之門，沒有享受過高官厚爵，沒有令人震懾的權勢，也沒有足以提高自己威信的證件。他孑然一身，無所依託庇蔭，世人認為偉大的東西，他一件也沒有。他唯一擁有的，也許只是自己的信念、熱誠和毅力，就憑這些，他到處奔走，冀能為世間帶來滋潤，替人類帶來蒼天的祝福。他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對生命觀察入微的真正藝術家，所以他常能用最美麗的圖畫和比喻來教導群眾。在他的眼中，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生命中的一靜一動，隨意俯拾，都可成為宣道的材料，都可為人生最高深的道理作最淺白的例證。他除了是一位良善心謙和慈悲為懷的導師和牧者之外，也是一位革命家、解放者。」

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你要談的星雲大師，怎麼說起耶穌來了，是不是搞錯了？沒錯，我是想以耶穌起個「興」（《詩經》賦比興的「興」）來引出星雲大師。我覺得剛才形容耶穌的這段話如果用來形容星雲大師也是非常貼切的，這正應了牟宗三先生（一九〇九—一九九五）的一個觀點，即任何思想或思想家，當其達到各自的最高境界時，彼此其實都是相通的。我忘了曾經在哪兒看到過誰評論星雲大師，說星雲大師沒上過大學，卻在世界上辦了五所大學；星雲大師沒有結婚，卻視芸芸眾生如自己的兒女；星雲大師一無所有，但卻擁有整個世界，如此云云，與耶穌乃是何其相似乃爾！

當然相通相似並不就是相等，佛教的星雲大師和基督宗教的耶穌，以及作為中國人的星雲大師和作為猶太人的耶穌，還是有所不同的，畢竟不同宗教和文化會有不同的精神訴求，並最明顯地表現在各自的領袖身上。如果說耶穌是可敬的，那麼星雲大師不但是可敬的，而且還是可愛的，因為他有一顆「童心」，而且越老越有「童心」。唯其「童心」，方才可愛，而這「童心」，乃是中國儒、佛、道三教共同的終極關懷。

中國的儒、佛、道三教不像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宗教等一神教那樣去設置一個外在的、高高在上的神讓人去信仰和膜拜，而是要我們芸芸眾生回歸自己。儒、佛、道三教都認為我們每一個人其實天生都有一個很好的本真的東西，但是這個本真的東西在我們的

世俗生活中被掩蓋掉了，或者說被模糊了，或者說被破壞了，然後我們要通過某種方法把它給重新修復並展現出來。

比如道教吧，道教說我們人本有一種天真自然的元氣，這元氣很好，一生下來就有，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受到世事汙染，這個元氣就消散了，因而道教的修鍊，就是怎麼把這個元氣給重新培養起來。那麼佛教呢？佛教不從身體角度講，而是從心性角度講。佛教說，我們人本來都有一顆清淨心，因而本來是沒有什麼煩惱的，但是在現實裡面，在滾滾紅塵中，這種無煩無惱的清淨心就給覆蓋住了，禪宗說是讓客塵給染汙了，這就好像一面鏡子，本來是很明亮的，現在被灰塵給遮住了。遮住了怎麼辦呢？那就要做一種修行，把被染汙了、被遮住的清淨心給重新呈現出來。

最後，還有儒學也是一樣，儒家《三字經》開宗明義就說「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本來有一個善性，但在現實社會裡被埋沒了。儒家所說的「修身」，其目標就是要發掘那個本有的善性。總之，我們中國的儒、佛、道三教遵循這樣一種模式，即我們每一個人本有一種很好的東西，然後在世俗裡面被歪曲了，因而需要去做一種修習的功夫，把它給重新恢復出來，重見天日。

為了讓人們能夠更直觀地把握這種回歸自己本真的宗教理念，中國儒、佛、道三教幾

乎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天真無邪的「嬰兒」形象，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從嬰兒長大起來的，而嬰兒又有著人類最為淳樸和美好的身心狀態，於是乎，在境界論上，它們都追求回歸「赤子嬰兒」的人生「倒敘」境界，比如道家主張「復歸於嬰兒」，此見《老子》第二十八章中所說的：「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儒家崇尚「赤子之心」，如《孟子·離婁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們都知道，在儒家的語境中，所謂「大人」就是指與「小人」相對的品德高尚的君子。在孟子看來，大人亦即君子，乃是具有「赤子之心」的人，或者說，「赤子之心」乃是大人的品格；那麼，何謂「赤子之心」？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〇）《孟子正義》解釋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真正大人也。」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孟子集注》解釋說：「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一言以蔽之，「大人之心」即是「赤子之心」，或者確切地說，大人雖然不是——當然不是——嬰兒赤子，但大人之所以為大人，乃是因為他不但保有嬰兒時代的「赤子之心」，而這「赤子之心」到了明代，就被思想家李贄（一五二七—一六〇〇）

二) 明確為更為簡捷的「童心」。

最後看佛教，佛教也很重視「童子」的意象，比如大乘初期「十住位」中就有「童真」或「童子」一位，而《華嚴經》中「五十三參」的善財菩薩則被稱為「善財童子」，最主要的，《涅槃經·聖行品》闡述了「專心思惟五種之行，何等為五？一者聖行，二者梵行，三者天行，四者嬰兒行，五者病行」，其中對「嬰兒行」的解釋可以看作是佛教「嬰兒赤子」境界的一種理論依據，曰：

善男子，云何名嬰兒行？善男子，不能起、住、來、去、語言，是名嬰兒，如來亦爾。不能起者，如來終不起諸法相；不能住者，如來不著一切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有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般涅槃；不能語者，如來雖為一切眾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何以故？有所說者，名有為法，如來世尊非是有為，是故無說。又無語者，猶如嬰兒，語言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者，即是諸佛祕密之言，雖有所說，眾生不解，故名無語。又嬰兒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雖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非不因此而得識物，如來亦爾。一切眾生，方類各異，所言不同，如來方便，隨而說之，亦令一切因而得解。

又嬰兒者能說大字，如來亦爾，說於大字。所謂婆啞，啞者有為，婆者無為，是名

嬰兒。啻者名為無常，婆者名為有常，如來說常，眾生聞已，為常法故，斷於無常，是名嬰兒行。又嬰兒者，不知苦樂，晝夜父母，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為眾生故，不知苦樂，無晝夜想，於諸眾生，其心平等，故無父母親疏等相。又嬰兒者，不能造作大小諸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菩薩不造生死作業，是名不作。大事者即五逆也，菩薩摩訶薩終不造作五逆重罪；小事者即二乘心，菩薩終不退菩提心而作聲聞辟支佛乘。又嬰兒行者，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楊葉，實非金也。木牛木馬，木男木女，嬰兒見已，亦復生於男女等想，即止不啼。實非男女，以作如是男女想故，名曰嬰兒。如來亦爾，若有眾生欲造罪惡，如來為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端正自恣，於妙宮殿，受五欲樂，六根所對，無非是樂。眾生聞有如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為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為度眾生，方便說言常樂我淨。

又嬰兒者，若有眾生厭生死時，如來則為說於二乘，然實無有二乘之實，以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能自知，有斷不斷，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得不得。善男子，如彼嬰兒於非金中而生金想，如來亦爾，於不淨中而為說淨。如來已得第一義故，則無虛妄，如彼嬰兒於非牛馬作牛馬想。若有眾生於非道中作真道想，如來亦說非

道為道。非道之中實無有道，以能生道微因緣故，說非道為道，如彼嬰兒於木男女生男思想，如來亦爾，知非眾生說眾生想，而實無有眾生相也。若佛如來說無眾生，一切眾生則墮邪見，是故如來說有眾生，於眾生中作眾生想者，則不能破眾生相也。若於眾生破眾生相者，是則能得大般涅槃，以得如是大涅槃故，止不啼哭，是名嬰兒行。

這段引文長了一點，而且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能還覺得頗為佶屈聱牙，讀也讀不懂，不過這不要緊，大家只要知道它是在以嬰兒的身心狀態來比況一個人在達到涅槃境界時的表現就可以了，「立乎其大者」就可以了，不必細究文本，還是睜眼看現實，看看現實中是否有通過佛教修行而致使身心「嬰兒化」的案例，答案是有的。

有位叫傅味琴的老居士在談到佛教禪修時，依據自己的親身經驗肯定了禪定具有「返老還童」的妙用，他說：修禪定的人皮膚會變，臉和手人人看得見，黑皮膚會變白，粗會變細。老人有老年斑，也會褪掉。十多年前上海有個學禪定學生，有一天跟我說：「你課講得好，可是我沒有產生信心。你給我們帶修禪定盤腿時，我看到你一隻手一伸，我就產生信心了，你的手就像小孩子的。」我到現在七十二歲，手上沒有老斑。八三年，我從醫院裡辭職出來，想好好地修禪定。上海有個龍華公園，我每天到公園深處，在安靜的草地上坐一坐，坐下去是十點鐘，等我起來看錶，下午三點鐘，每天一坐就是五個小時，坐了

三個月。後來，外地聘書來了，我又開始忙去各地講學，一直忙到現在。有時在回憶中還留戀著這大草坪，那時我的學生說我變了嬰兒的皮膚。^①

傅老居士說的是禪修可以使身體「嬰兒化」，但這還不是佛教的究竟。我們都知道，佛教是心性之學，心態上的「嬰兒化」才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身體色殼無論如何是要朽壞的，但「心」將永恆。在心態的「嬰兒化」和「童真化」上，我認為星雲大師堪稱典範。舉個例子來說吧，話說星雲大師身體有病，到醫院看病，醫生給他打針，問他怕不怕死，他笑著回答說：「我不怕死，我怕疼。」這句話頗為幽默，說得醫生會心而笑。

仔細琢磨星雲大師這句看似平淡的話，越琢磨越有味道，天真可愛溢於言表，透出一股濃濃的童真氣。我們大人一般都要表現勇敢，說打針不怕疼，即使疼，也要咬牙堅持以表現自己的勇敢，不過卻很怕死，以致於為了不死，再疼也要使著勁地忍，哪怕忍出了眼淚還要忍；相比之下，對於小孩子來說，他不知死為何物，不知世上還有死這回事，因而不怕死，但卻很怕眼前當下之疼，這怕疼乃是孩子的純真心理，真實不虛。星雲大師的一

註解：

① 傅味琴：《禪修前的開導》第一冊，浙江開化縣文殊院，二〇一一年十一月，頁6。

句「我不怕死，我怕疼」將其純真可愛的「童心」和盤托出，善哉！善哉！而星雲大師更為「善哉」的「童心」，則是在其《貧僧有話要說·我的小小動物緣》中讀到的。

在〈我的小小動物緣〉這篇文章中，星雲大師將自己一生中接觸、奉養和關心過的動物都說了個遍，其愛惜和保護動物之情溢於言表，這既與他的佛教慈悲精神有關，也與其可愛的「童心」有關，或者說，星雲大師對動物的慈悲心，其實就是他小時候關愛動物的「童心」的延續，甚至可以說就是這種「童心」本身。何以見得？理由至少有如下三點：

（一）星雲大師在談到自己寫〈我的小小動物緣〉的目的時說，「在此，我也把我有生以來的動物朋友，敘述一下，以茲紀念」，這是該文的總基調。將動物視為朋友，這是最為典型的小朋友的心態（你可能看過嬰兒與小動物一起玩耍的視頻），因為大人們總有「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高於動物，從而視動物為工具、寵物或食物，然而，星雲大師卻說：「人和動物，原是一樣的生命，雖然身體形狀不同，但都是非常可愛的，都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人和動物之間，在感情上是可以交流溝通的，只要慈悲、關懷、平等，老虎、獅子也可以做朋友。」星雲大師與他身邊的動物比如「來發」狗的關係就是這樣一種朋友關係。

(二) 星雲大師面對動物有很多天真而富於童趣的遐想，比如他說：「有時，走在河邊看到魚躍，或到郊外見到空中飛鳥，心裡總想：假如我是水裡的魚，我要遊遍五湖四海；假如我是空中的飛鳥，我要飛遍世界五大洲。我覺得魚鳥有牠們寬廣的世界，從某些地方看起來，人類並不如牠們自由自在。」這基本是他小時候情形的翻版，他說：「我慢到了八、九歲後，養小雞小鴨已覺得趣味不高，只想養鴿子，因為鴿子可以在天空翱翔，把牠放得很遠，牠會再飛回來，就好像自己的人生也在空中飛翔，何等逍遙自在。」

(三) 星雲大師反對一般意義上的購買動物放生，他說：「由於台灣民間有放生的傳統，因此幾十年來，我在弘法過程中，信徒最為關心的就是『放生』的問題。放生是件功德好事，但總是難盡如法。好比，我聽過一位老人家對捕魚的說：『你明天多捕一些魚，我要放生。』為了你要放生，他就要多捕一些魚，但魚在魚籠裡關太久，等到要放生時，已經死了一半。我也聽過有老人家對捕鳥的說：『你多捕一些小鳥，我明天慶祝七十歲壽誕要放生。』這許多小鳥被關了那麼長的時間，等到你開籠子時，能飛出籠外的鳥，也所剩不多了。」

又好比，有人將好吃魚蝦的烏龜，投入了佛光山的放生池，那麼池中原本悠遊的魚族，還能安然生存嗎？甚至有人將毒蛇放到了太子龍亭，那些在亭中歇息的遊客，不就陷

入了危險之中？其實，像這樣子不當的放生方式，只為自己求功德，反而害了這許多生命。除了毒蛇、食人魚，甚至還有人買畫眉鳥放生。實在說，這些都不是放生而是放死；你放生之後，牠們又該如何生存呢？在我的理念是：與其放生，不如多護生。」這「護生」兩字不禁使我想起豐子愷（一八九八—一九七五）《護生畫集》中可愛的小朋友。

儘管我羅列了以上三點來說明星雲大師的「童心」，但似乎並沒有多少必要的，因為不管是誰，只要你花幾分鐘把〈我的小小動物緣〉讀完，立馬就能體會到星雲大師活潑的「童心」撲面而來，就是題目中的「小小」兩字也散發著「童真」的氣息。阿彌陀佛！